



# 珠峰被救女子所雇登山公司发文： 致谢救援人员并支付救援费

“珠峰被救女子拒绝支付救援费用”一事，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近日，湖南省登山队领队范江涛、队员谢如祥在珠峰海拔8450米位置，放弃登顶，救下一名女同胞，赢得广泛赞誉。

6月3日，网传“获救女士只愿承担1万美元救援费中的4000美元”并引发热议。

6月10日晚，获救登山者刘女士所雇的登山公司微信号“凯途高山”发布关于此次救援事件的情况说明，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称登山公司与救援者和尼泊尔夏尔巴团队及刘女士达成共识，此次救援费用与物资应由公司承担；目前救援物资已归还、相关经费已支付；其他事项已协调解决。



珠峰C2营地附近拍摄。图据央视新闻

## 洪都拉斯 驻华大使馆开馆

6月11日上午，洪都拉斯驻华大使馆在北京开馆，洪都拉斯外长雷纳和中国外长秦刚共同为大使馆揭牌。

今年3月25日，洪都拉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与中国台湾“断交”。次日，中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确定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洪都拉斯成为中国的第182个建交国。

中洪建交2个多月来，洪方一直在积极推进驻华使馆建设工作，并得到中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据记者在开馆仪式现场了解，洪都拉斯方面正在确立永久馆址，使馆开馆后，工作人员会有所增加，使馆工作人员布罗德用中文告诉记者：“中国这么大，我们驻中国的外交人员不会少。”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 宁夏至湖南 输电工程开工

6月11日上午11时，宁夏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国内首条以输送“沙戈荒”新能源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其中新能源输送占比将达50%以上。

宁湘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资规模约1000亿元，途经宁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等五省(区)一市，线路全长1634千米。工程配套电源装机容量共计1764万千瓦。按年输送电量360亿千瓦时至400亿千瓦时计算，该工程在2025年投产后，为湖南增加的用电量折算到6604万湖南人口头上，每人每年约有600度电来自宁夏。届时宁夏电网外送能力也将从1400万千瓦提升到22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突破5000万千瓦，大幅带动宁夏新能源就地消纳和新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从根本上解决宁夏中南部地区新能源并网消纳难题。

(据央视新闻)

### 特朗普面临37项指控

## 即使被定罪 也不退出总统选举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10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受访时表示，即使他最终因机密文件案被定罪，也不会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我永远不会离开。”特朗普说：“如果我要离开，我会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就离开，那是一场艰难的竞赛。”他还重申，因机密文件案所受到的联邦指控中的任何一项罪名都不会成立。

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9日公布的一份起诉书显示，特朗普因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而受到37项联邦指控。报道称，从法律角度而言，即便检察官最终成功将特朗普定罪，特朗普仍能获准参加2024年大选。

(据海外网)

### “无尽感谢并承担责任”

凯途高山在说明中称，对公众而言，这是一个迟到的感谢，而对凯途高山和凯途珠峰2023年登山

凯途高山向谢如祥先生、范江涛先生及“8K探险”的夏尔巴向导表示：

谨在此，代表凯途高山公司、创始人罗颀及在珠峰南坡8400米海拔得到你们无私救援的刘女士，向你们一再一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感谢你们在2023年5月18日，在冲顶期间、在与峰顶一步之遥的地方毫不犹豫地掉头，对登顶下撤遭遇意外、体力不支的凯途队员刘女士施以援手，不仅及时给予刘女士妥善照料，分享饮水、食物乃至氧气，更与你们的夏尔巴一起，将她安全带回C4营地。

在“关于责任”的说明中，凯途高山表示：

凯途高山一直强调：安全登山是第一要务。在山上的每时每刻，夏尔巴都应该跟随客户左右，因为极高海拔雪山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

在这次事件中，刘女士与夏尔巴的意外分离是我们工作的失误，这个部分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所幸刘女士并未发生冻伤等身体伤害和严重后果

### “还原刘女士登山遇险的救援情况”

凯途高山还对本次登山队员和救援情况进行了说明。

2023年凯途珠峰登山队共计9名队员、1名中方领队、11名夏尔巴。

其中，第一梯队队员刘女士于5月17日夜里出发冲击顶峰，5月18日早上10:38登顶。

刘女士是凯途高山的老队员，曾跟随凯途登顶慕士塔格峰和玉珠峰。由于刘女士的出入境时间被限定在20天，凯途高山根据她的体能状态及客观情况，为她定制了攀登计划：在国内6000米+海拔做适应训练替代珠峰南坡C1以下适应周期，然后再飞往珠峰大本营衔接后期攀登。

到达珠峰南坡后，刘女士继续积极适应，整体适应状态良好，具备冲顶条件。5月15日起在C2营地等待天气窗口，凯途高山安排她5月17日晚20:00出发冲顶。

5月18日上午10:38，刘女士与她的夏尔巴登顶珠穆朗玛，在顶峰稍作停留就开始下撤。在大约傍晚时下撤到8400米海拔处，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凯途C4营地帐篷。此时，刘女士与拉克帕·边巴·夏尔巴不清晰的沟通使得两人分离，至此刘女士开始独自行动。

刘女士独自下撤途中，下降器卡在路绳上，一时间刘女士不能自行解开。等待约1小时左右，天黑了，

队队员刘女士来说，这是一场不会结束的感激。

凯途深知，你们这一举措的伟大。在那样一个生命禁区，你们以实际行动证明人性的闪光之处不会被风雪淹没，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这颗星球的最高海拔。

再次感谢你们的及时救援和事后的包容理解，也向一直关注并支持凯途的朋友说声谢谢。凯途也将以此为鉴，向你们和同行不断学习，夯实高海拔攀登的安全保障与服务体系。

果，在极端危险状况发生前，刘女士先与谢如祥、范江涛先生以及尼泊尔“8K探险”夏尔巴相遇并得到及时救援。

事后，凯途立即展开了各种沟通和调查，在事实上对相关人员做了奖惩；当然，处罚不是目的，而是引以为戒。以今天的失误，规避未来的事故。

遇到准备冲顶的湖南省登山队谢如祥、范江涛先生以及尼泊尔“8K探险”夏尔巴。几位登山者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登顶机会，对刘女士施以援手，更帮助她安全返回4号营地。

傍晚6:30，先到达C4的夏尔巴发现刘女士未返回营地，当即上山寻找到8500米，未发现刘女士踪迹。当晚凯途组队多次上山搜寻，但未有结果。直到第二天接8K通知得知刘女士已被谢如祥、范江涛平安接回C4，早晨7:30凯途从8K团队营地接回刘女士。

凯途高山表示，此次事件中受不实流言及断章取义者冲击最大的刘女士是凯途的老队员们。她善良乐观，与队友相处融洽；她个性低调、温和可爱的个性让人印象深刻，因此队员都亲切叫她“刘刘”。

凯途高山表示，“仅以只字片语就抹杀一位热爱山野并为之付出许多努力的人，这是我们所不愿见的。刘刘对攀登满怀热爱向往，为长期保持良好的锻炼习惯，是朋友圈子里的‘运动达人’。虽不擅言辞，但每每有队员聊到训练，她便非常开心分享长期户外活动获得的经验，常常热心指导队友并向队友传授训练技巧。”

凯途高山最后表示，将长远以此为鉴，巩固极高山攀登安全。

(据正观新闻、每日经济新闻)

### 散文

## 一竿钓起是童年

倪锐



图片来源于网络

暑假的正午，那是最晒最热的时刻，父母吃过午饭，就把竹铺摆到门口，把草席铺到地上。午睡时间到，父母睡竹铺，竹铺就是警戒线，防止我们中午偷跑出去玩水，我们三姐弟睡草席，而且要头和脚交叉倒着睡，不然会打架。忙了一上午农活的父母，很快就在门口的南风 and 门外的知了声中睡着了，而我们三姐弟，睁着眼睛把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草席上翻炒。外面的太阳很大，大得屋里的空气都是滚烫的，草席上很痒，痒得人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偷偷地、轻轻地，把拖鞋穿在手上。蹑手蹑脚起来，经过门口父母睡的竹铺时，穿拖鞋的双手往竹铺底下一钻一扑，双脚往前一缩，基本上就穿过竹铺底了。轻轻站起来，踮起脚尖走过堂屋再拉开那道腰门才算成功出逃。腰门是双开的，长在堂屋大门的外侧，齐大人的腰部高。腰门有一个木栓，穿插在两个门的中间，只要轻轻一拉木栓，门就开了。门好开，但就是那扎在大门两侧的腰门脚跟添麻烦，推开腰门，门脚跟就像那胡椒碾子一样“叽呀叽呀”叫，门一叫，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办法总比困难多，每到这个时候，我和姐姐就轻轻抬起腰门，再慢慢打开，脚跟吊起呢，叫不出声了。一旦出门，全世界就是我们的了。

穿着拖鞋一溜烟“啪啪啪啪”地溜到屋后竹山，砍下一根小竹子，劈掉碎竹枝，在竹竿的顶端系上一根白棉线，再从口袋掏出早已干瘪的蚯蚓吊在线头，钓竿就做成了。三姊妹一人扛一把钓竿，就像打仗的士兵扛着枪杆子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赶往田壩。

田壩中，一条小圳把稻田分隔两边，田壩就像蚯蚓一样在大片稻田中缠绕穿梭。烈日当头的正午，“呱呱呱”的叫声远近高低此起彼伏，钓麻拐的最佳时机到了。

选一处有水有草又有蛙声的地方，把钓竿伸入草丛，就等麻拐上钩了。弟弟学麻拐叫，喉咙眼里“呱呱”几声，就引得水草中的麻

拐开始呼应，这里“呱呱”，那里“呱呱”。他总是最先钓到麻拐的那一个，如果是钓到大的，立马投进在路边捡的那个蛇皮袋中，然后把袋口一扎，挂在裤头，继续垂钓。如果是钓到小麻拐，那就直接把麻拐分成几坨，吊到我们的线头，取代蚯蚓，充当诱饵。头顶的烈日是真的一点也不讲情面，田壩上也没有可以遮阳的地方，我被晒得眯缝起眼睛，直直地盯着一动不动的钓竿，我咋就没有麻拐上钩呢？换个地方，继续守钓待蛙。“钓上了！钓上了！”姐姐的欢呼声在田壩的另一头响起。我有点按捺不住，又悄悄地换了个地方，摒心静气地等待着，希望在草丛中的另一头有奇迹出现。

奇迹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姐姐弟弟的那个方向，我忍不住望去，只见大太阳底下，汗流浹背的姐姐和弟弟手举钓竿，不断地一抖一抖的，线头在草丛中跃上跃下。我不禁奇了怪了，这样一抖一抖的，不把麻拐抖跑了吗？可偏不，姐姐弟弟抖几抖，又抖上来了一只大麻拐。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钓竿试着抖一抖一抖的，嘿，真神了，真的东西在草下咬线，钓竿一起，上面真的只有大麻拐死死地咬住了那截诱饵。我禁不住手又一抖，哦豁，完了，大麻拐掉进了草丛中。大麻拐鬼精鬼精的，一次逃脱，基本上就不会再上当了。弟弟在田壩的另一头悄悄地对我说，捉上来不要抖了，要快速一把抓住。不会，钓竿一沉，底下线一扯，我急忙用右手提起竿子，往上一举，左手顺势一把死死地抓住大麻拐，只见大麻拐被我抓得眼睛鼓鼓的，四只脚一顿乱扑。我把它放进弟弟裤腰带上的蛇皮袋中，继续沿着蛙声寻找下竿的最佳位置。

不一会儿，弟弟扎在裤腰带上的蛇皮袋就开始变得沉甸甸的了，袋子被弄得扑扑直响，田壩中也开始出现了农人，我们赶紧打道回府，赶在父母睡醒之前溜回家，也许还能逃脱一顿板子炒肉。

睡的那间房也有让我恐惧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小小的脑袋为什么装着那么多害怕，实在我也不是吓大的。那间厨房改的卧室，只够放一张床，与床紧紧贴着张桌子，是为了防止我睡觉不老实掉下去。这间小屋对面就是厨房的门，小屋一年四季都是黑的。夜里，每一个从窗户边走过的身影，都会让我魂不守舍，也不知道每晚如何睡过去的。

小屋的墙角，却是我的温暖所在，一个小木箱，装满了书。除了那座小山，这些书也是我释放自己的地方。父亲只读过一点点私塾，据说参军后才扫的盲，但他很喜欢读书看报。记事起，家里就总有书报。读小学起，父亲给我订了《儿童时代》，后来还订过一本名为《巨人》的文学杂志。以当时的家庭收入而言，这些杂志都是不菲的价格。最初这些书放在书桌抽屉里，后来放不下了，母亲就给我弄了个木箱子，不久，箱子里就码了满满的书。可惜后来多次搬家，箱子不知所终了。

### 随笔

## 一些零碎的记忆

罗小玲

我的青春期极其敏感多愁，但这敏感没来自学校与同学，而是来自于家庭。我固执地认为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隔三差五便与母亲起冲突，家附近的小山便是我排遣伤心的地方。初中班上有一位女同学因父母离婚而苦闷，小山成了我们倾诉衷肠的地点。我工作以后，曾从事教育类新闻采访，颇不理解现在的孩子因为一点小事就寻死觅活，想起十几岁的自己每每感觉天塌下来时，就手脚并用爬上那座小山，然后，心情莫名其妙地好起来。

下了小山往家走的路边，缓着我那最甜密的记忆。现在那里，名为清水塘广场，每次经过，我的心都会没来由地柔软一阵。那时候，每天下午大人们下班，我就站在路边等父亲。“呜呜……”下班汽笛一拉响，几百上千辆自行车如千军万马般从厂门口冲出来，认识的叔叔伯伯们一脸笑意，我走着，乐着，常常父亲到了面前，才恍然大悟般。虽然是物资不丰富的年代，但每隔几天，父亲就会带点零食回来，那时候的鸡蛋糕，小小的，香香的，软糯糯的，可比现在的生日蛋糕要美味太多了。

住在那里的时候，家里的房子还挺大的。有四间，算是两间卧室，一间客厅加厨房。刚开始我还是跟家人睡在一起，所以客厅里也放着床。后来生活区大改造，隔着走廊，加了厨房和厕所。原来的那间厨房，就成了我的睡房。

刚搬过去的时候，厕所是公共的，在上楼拐角的位置。那个厕所，基本上是恐怖的源头。公共厕所，应该是很多城里孩子少年时代的噩梦吧。每次，我刚从楼梯往下走，就开始怕了，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遇上路灯坏了，如墨一般的楼下，仿佛隐藏着怪兽。偏偏这种时候，就能想起学校的坏男生恶作剧时说的关于厕所的吓人故事，故事涌进脑袋里，甩都甩不掉。好希望能遇到左右邻居，即是从不屑理我们这个小小毛头的大哥哥们，一句话都不说，只愿自己找个位置解决问题，也能让我的内心欢快得唱起歌来。毕竟有人在旁边，就不会害怕了。

隔着走廊有了厨房和单独的厕所，大人们自是十分高兴，别的小孩子如何我不知道，我仍然为夜里出门去厕所而恐慌。有时候，走廊的灯恰好坏了几盏，我家那个位置肯定不会坏的，父亲非常注意这些；恰恰因为只有我家的走廊上亮着灯，而其他部分都是黑着的，我会觉得暗暗隐隐绰，更加惶恐。某天，夜里我一个人回家，印象中父亲好像出去开什么会的，母亲上夜班，哥哥应该是跟同学出去玩了。准家的电视里放着类似《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这类片子，也就是晚上8、9点的样子吧，我出门上厕所时，寂静的夜色中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吓得我马上扭头进屋关门。有两间房靠着走廊，我还冲过去把房间的窗关了。父亲到家的时候，看到我一脸的恐惧，忙问为什么？我战战兢兢地跟他说了。从那以后好多年，父母都再没留过我一个人在家。我考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怕吵到我学习，父母不看电视，也不弄出声响，就静静地待在家里陪着我。

睡的那间房也有让我恐惧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小小的脑袋为什么装着那么多害怕，实在我也不是吓大的。那间厨房改的卧室，只够放一张床，与床紧紧贴着张桌子，是为了防止我睡觉不老实掉下去。这间小屋对面就是厨房的门，小屋一年四季都是黑的。夜里，每一个从窗户边走过的身影，都会让我魂不守舍，也不知道每晚如何睡过去的。

小屋的墙角，却是我的温暖所在，一个小木箱，装满了书。除了那座小山，这些书也是我释放自己的地方。父亲只读过一点点私塾，据说参军后才扫的盲，但他很喜欢读书看报。记事起，家里就总有书报。读小学起，父亲给我订了《儿童时代》，后来还订过一本名为《巨人》的文学杂志。以当时的家庭收入而言，这些杂志都是不菲的价格。最初这些书放在书桌抽屉里，后来放不下了，母亲就给我弄了个木箱子，不久，箱子里就码了满满的书。可惜后来多次搬家，箱子不知所终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 征稿启事

欢迎读者来稿，要求原创，散文、小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等体裁不限。

投稿邮箱:672485429@qq.com。